

像大多数在国外有成就的河南人一样，河南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田圣勋教授属于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尽管国内鲜有人知道这个生长于斯并在此工作奋斗了20余年的河南医生；而在非洲的赞比亚，他的知名度却“和总统一样高”。走到赞比亚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提到Chinese doctor（中国医生）田圣勋，当地人都会伸出大拇指说：“田，中国医生，黑人的好朋友！”赞比亚的许多部长级领导人甚至总统先生本人一提起田圣勋，都会亲切地说：“田，我亲爱的兄弟。”

合伤口，让伤口暴露着自然愈合，由于医药匮乏，他们甚至不给病人伤口敷药。这样既加重了病人的痛苦，又增加了伤口二次感染的可能，常常达不到治疗的效果。

加上赞比亚保留着传统的下恶性习惯，使得艾滋病成为赞比亚人的第一杀手。许多人被传染，最终丧失生命，甚至有因此全家死光的

田圣勋他们的到来给当地的医疗队伍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田圣勋一行深入到赞比亚各地，利用中

民的友谊，带着作为医生的天职和良心，在赞比亚迅速生根、发芽。他们平均每人每天诊治病人20人以上，全队每天为患者动手术达5例以上。随着治愈患者人数的增多，田圣勋他们在当地人中的地位也日重一日。见到有人生了病，赞比亚人会脱口而出“去看中国医生了吗？快去找田他们吧。”

在赞比亚开第一家中国诊所

在赞比亚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田圣勋给数以千计的赞比亚人做过治

走进赞比亚总统府的 河南医生

文 / 李先杰

田圣勋是位中国的中医药学医生。提起中医，我们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满头银丝、体形富态的老先生的模样。但我面前的田圣勋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年轻英俊，身材匀称，头发浓黑，而脸和手等露在外面的皮肤像是涂了一层棕褐色颜料——整个儿是一位年轻的非洲国际友人。田圣勋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黑，不像中国人？没办法，非洲的太阳太厉害了，紫外线特别强。我跟你讲，我原先在国内时挺白的，虽然称不上‘小白脸儿’，起码儿也算得上‘奶油小生’。”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之后，田圣勋就讲起了他在赞比亚的生活……

走进赞比亚

1990年11月，包括田圣勋在内的中国第7批援非医疗队一行25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个讲英语的黑非洲国度——赞比亚。

赞比亚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高温高辐射使当地人惯耕作，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十分有限。来之前，田圣勋他们就知道赞比亚很穷，医疗水平很落后，但没想到他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看到的远比他们想到的更加触目惊心。

赞比亚本土医生一贯信奉开放式疗法。他们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并不缝



国的传统医学为当地人民解除病痛。由于田圣勋他们使用的银针等医疗器械及推拿按摩等医疗手段为当地人闻所未闻，往往给一个人治病，会有几十人前来围观。他们看到这些中国医生用非常“奇怪”的方法治好了当地医生治不好的疾病时，惊呼“你们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而被医好的病人也常惊奇地问“亲爱的田，你们给我施了什么魔法呀？”

田圣勋他们的医疗队带着中国人

疗，他的足迹几乎遍布赞比亚各地。同样，中国医疗队也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赞比亚人民的一致尊敬。

长期与非洲人民在一起，使田圣勋教授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灼热的土地。他感到，赞比亚应该是一个对追求真知者充满诱惑的地方。由于它贫瘠酷热，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很多赞比亚人民饱受病患的摧残，占人口总数50%以上的人患有一种以上心血

管系统疾病，赞比亚需要他；他一直试图在专业研究上有所突破，为患者解除痛苦，而这里病例多，病症复杂，正是他施展拳脚的地方，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让他心系赞比亚；他幼时就希望长大后做一名外交官，为祖国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虽然他最终选择了医学，但“民间大使”同样可以让他一了夙愿。

于是，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与协调下，1993年12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库杜（KUDU）路204号，由田圣勋任主治医师的第一家中国诊所开业了。

虽然田圣勋并未大肆张扬，但令他想不到的，当地传统医学会主席、省卫生厅厅长和一些政府官员还是不约而同地来为他祝贺。时任总统的卡翁达先生（DR.Kaunda）还委托传统医学会主席代为致意。这一切使田圣勋非常激动。他情不自禁地说：“我是一名中国医生，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赞比亚人民的好朋友，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医术为赞比亚人民减轻病痛，恢复健康。”

田圣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近10年来，经他手治疗的患者上万人，其中很多都是他免费治疗的，他成了中赞友好的真正的“民间大使”。

早在1993年的时候，田圣勋就利用回国的间隙会晤了同在河南中医学院的哥哥田圣志教授。二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致力于抗艾滋病新药的开发。田圣志教授是研究药学的，这正好同田圣勋形成互补。就这样，两个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共同向艾滋病病魔发起了攻击。功夫不负有心人，二人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在1995年从25个配方中研制出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田氏免疫激发剂”。该制剂对抑制艾滋病病毒、治疗艾滋病有突出疗效，不但突破了“鸡尾酒疗法”等西药治疗艾滋病的局限，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痛苦，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肯定。2000年，该药的改进剂被赞比亚卫生部批准为“特许药品”，并颁发了特许证，2001年赞比亚政府为

该改进剂发放了“药品进口许可证”。田圣勋本人也因此被赞比亚多家电视台和报刊评为“医学界的出色人士”。

近年来，由于贫困，赞比亚的社会治安状况不是很好，抢劫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抢劫时有发生。田圣勋的邻居，一家开照相馆的日本人就在一个夜里被洗劫一空。但田圣勋在赞比亚10余年，却没人来抢他。据说，劫匪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抢谁也不要抢中国医生，抢了中国医生，死神和魔鬼就会扼住你的咽喉。”

给奇卢巴总统当保健医生

诊所开业后，田圣勋的工作非常繁忙。每天有数以百计的来自赞比亚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小诊所也因发展需要而不断扩大，目前占地面积已达6亩，有60多张病床。

1998年的一天，田圣勋正在诊所里忙碌。这时，电话响了。田圣勋抓起电话。“请让中国诊所的田教授听电话。”“我就是。”“我是总统秘书，总统说……”电话里的人只说了半截，然后田圣勋听到另一个声音接着说：“田先生，您好。我是奇卢巴（DR.F.J.T.Chiluba）。我听说您的医术很高明，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手一直抖，我的保健医生没有办法，您能帮帮我吗？”原来是奇卢巴总统打来的电话。

田圣勋想了想，告诉总统：“总统先生，我想您是操劳过度的缘故。”奇卢巴又问“用你们中国的医术有办法吗？”田圣勋又想了想说：“总统先生，我想应该没有问题。”“那您能到总统府来一下吗？”那端声音很急切。

田圣勋没有马上回答。并不是他没有把握，而是他和总统的保健医生是好朋友，知道这位保健医生是赞比亚国内心血管方面的权威。他在考虑自己去给总统看病是否有必要。“有什么问题？”电话那头感到不解，田圣勋只好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哈哈。”没想到奇卢巴却笑了：“田教授，没关系，我已经同我的保健医生讲过了。并且，正是我的保健医生向我推荐的您。”田圣勋释然了。

田圣勋乘坐奇卢巴总统派来的专车来到总统府，总统秘书直接将田圣

勋带进了总统卧室。情况比田圣勋想像的还要严重。除了手一直颤抖外，多年来的腰疼病也弄得奇卢巴先生苦不堪言、一筹莫展。田圣勋了解情况后，一边给奇卢巴先生做上身推拿按摩，一边用中药做穴位封闭。就这样，一做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奇卢巴先生亲自给田圣勋打来电话说：“田教授，你们中国的医术太神奇了！现在，我的手已经完全不抖了，腰也不疼了。我要谢谢您！并且希望您能做我的保健医生。”像是怕田圣勋有顾虑，奇卢巴先生接着说：“我已经照会了贵国大使，大使先生没有异议。”田圣勋答应了。

就这样，田圣勋一边依靠小诊所为赞比亚老百姓治病，一边做了赞比亚总统的保健医生，成为走进赞比亚总统府的第一位中国医生。

成为现总统的中国“兄弟”

田圣勋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医者之心赢得了赞比亚前总统奇卢巴先生的称赞。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针对少数国家别有用心，提出的“中国人权问题提案”，赞比亚代表坚决地投了反对票。奇卢巴先生说：“我了解中国，中国不是那样的。这一点，亲爱的田可以作证。田是我的中国医生，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

其实，田圣勋不但是赞比亚前总统奇卢巴先生的“好朋友”，还是赞比亚现总统瓦那瓦萨先生（DR.Levy.P.Mwanawasa）口口称道的中国“兄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92年8、9月的一天，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给田圣勋他们的医疗队打来电话：“你们能不能来扎扎针？”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某个使馆工作人员身体不舒服，及至使馆，大家才明白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原来，大使先生是应赞比亚政府之请，请医疗队去给时任副总统的瓦那瓦萨先生治病。瓦那瓦萨先生不久前出了一次车祸，虽然并非骨折，但一支胳膊却一直疼痛不止。田圣勋了解情况后，提出了针灸加推拿按摩的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瓦那瓦萨先生的病好了。他也从此记住了中国医疗队的“田”。

对华日元贷款 “双面绣”

文 / 魏沧波

日元贷款，又称有偿资金援助，是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息和长期稳定的一种资金援助方式。它是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意向、具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主要形式，因其以日元进行，所以叫日元贷款。贷款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项目贷款、商品贷款(非项目贷款)、延期偿还债务。日本自1979年度首次提供对华日元贷款以来，已向中国提供四批日元贷款。截至2000年年底，累计金额达2.65万亿日元(合人民币2030亿元)，用于128个项目，分布在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迄今为止，日本是对华提供政府贷款最多的国家。

20多年来，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作为中日睦邻友好的重要象征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已成为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实施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是，进入20世纪

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政府对战后ODA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了ODA的政治色彩。这一调整反映在对华日元贷款上，是“经援政治化”取向越来越明显，即利用日元贷款来体现对华战略意图，对中国施加影响。1994年，日本首次以所谓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对华ODA计划，这种把日元贷款与中国的国防建设挂钩的政策行为，引发两国间政治外交磨擦。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进一步决定大幅削减对华日元贷款，决定从第五批日元贷款开始减少年度提供金额，减少幅度从2000年开始讨论时的3%，增加到2001年提出的10%，2002年又增长到25%。日本国内一些人甚至主张停止对华日元贷款。另外，日本还把对华的ODA由过去的“多年度方式”改为一年一磋商“单年度方式”。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将如何发展，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和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对

此，中日两国学者有种种推测，发表了不少看法。笔者认为，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在近期内是不会终止而是要继续下去的。

一、从日本方面来看

1. 经济援助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如果说大国争霸、国与国的亲疏之别是产生“战略援助”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促进市场原理以外的国家间的资金流动、资源配置则是“开发援助”产生的重要因素。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以战略援助为主，60年代以后，“开发援助”上升为主要形式。1961年9月成立的号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下即设立了“开发援助委员会”。日本是OECD 21个成员国之一。1964年，第一次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每个发达国家要把其国民收入的1%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早已纳

在田圣勋给总统作保健医生期间，瓦那瓦萨先生经常向他请教中医保健方面的问题，两人成了好朋友。

2002年2月的一天，刚刚上任的瓦那瓦萨总统的夫人给田圣勋打来电话：“田，您能否来一下。”田圣勋答应了。一见到田圣勋，瓦那瓦萨先生就说：“亲爱的田，我不行了。我的头很晕，腿和脚肿得非常厉害。但是我下个月要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非洲事务会议。您能不能给我治一治？”田圣勋知道，瓦那瓦萨自从2001年11月参加总统选举以来一直很忙，繁重的工作加上缺少休息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田圣勋为瓦那瓦萨作了诊察，经过慎重考虑，告诉总统：最好能使用中西药结合的疗法。瓦那瓦萨问：“田，有把握吗？”田圣勋轻轻笑了笑

说：“总统阁下，没有问题。”瓦那瓦萨也笑了：“田，我的兄弟，你说‘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经过田圣勋的治疗，瓦那瓦萨准时出席了联合国的大会。他高兴地说：“我的病是田治好的。田是我的中国医生，是我亲密的兄弟。”回国后，他力邀田圣勋担任他的保健医生，并盛情邀请田圣勋加入赞比亚国籍。田圣勋说：“能够担任您的保健医生是我的荣幸。但是，总统阁下，就像您爱赞比亚一样，我也深爱我的祖国。我希望为您服务，为中赞友谊做出我的努力。”

就这样，田圣勋在担任过前总统奇卢巴先生的保健医生后，又开始担任新总统瓦那瓦萨先生的保健医生。

2002年10月18日，第一届中非

传统医药论坛在北京召开。田圣勋教授以赞比亚卫生部的特邀嘉宾和中国河南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大会。会上，坦桑尼亚卫生部部长代表20多个非洲国家的与会人员致辞说：“中国是非洲人的真正朋友，帮助非洲却从不干涉非洲内政，这是任何国家不能比的。我们感谢中国，同时也感谢田这样的朋友。”

田圣勋就是这样，以“民间大使”的形象切切实实为中赞友谊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

附记：在第一届中非传统医药论坛结束后，中国即与莱索托王国签署了帮助莱索托防治艾滋病的协议。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非常重视，要求将其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进行立项研究。